

正月，从上海回家过年，闲暇之余看了一部新春开年大戏《南来北往》，以改革开放带来的时代变迁为背景，讲述以两代乘警为代表的铁路人的故事。

起初我只是觉得剧中不少场景似曾相识，看到后来发现此剧大多数取景地就在家乡青岛。比如说马魁、汪新办案地址位于典型红瓦绿树风貌的小鱼山，在距离我公婆家不远的馆陶路德国风情街，他们遇上了贾金龙，而結局时牛大力与姚玉玲重逢的小吃街，就在青岛地标建筑哥特式的圣弥厄尔大教堂旁。

跟着剧中人物的际遇起伏欢喜或是唏嘘时，也唤起我一些关于火车的回忆。如今从上海到家乡青岛，乘高铁最快只需近五小时。但在我读大学和刚毕业那会儿，从上海发出到青岛的列车只有一班，沿途无论大小站皆停。好多回春运，我从上车的门走到自己的座位，至少得花四十分钟。人一旦落座，就像被卡在沙丁鱼罐头的深处，上下前后左右都是人与各色大小行囊，稍一活动就碰上后背、膀子、手肘甚至屁股。我只能非必要不上厕所，水都不敢多喝，实在渴了才抿一小口。

当年春运往返像过关，经历过的人都难免头疼。但有一回，我遇上一个几乎不受外界干扰的“高人”。那汉子一身黑灰、头发斑

“横潦泾跨过，小泖港跳过，腰泾河摆渡过……”头发花白的蒋老师讲着一口纯正的浦南方言，抑扬顿挫地读着文稿，一旁的耄耋老人仔细听着，不时插话补充……这是泖港镇腰泾村《腰泾村志》编写小组在核实村史。有时候，为了弄清楚一处历史细节，编纂小组的蒋老、夏老等同志屡次登门、反复求证，只为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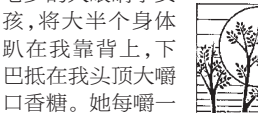
腰泾村位于松江区泖港镇西侧，叶新公路南侧。村子历史悠久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曾属金山朱泾秀州乡，后与朱泾分离另名为腰泾乡。1999年7月，腰泾村与掘石村两村合并，定名为“腰泾村”。2016年，腰泾村一群爱诗歌的村民聚在一起，成立了沪上首家农村诗社——“白鹭诗社”，开启了乡间的“诗意栖居”。随着城里艺术家和文化创客的陆续到来，一些农民宅基地慢慢变成了“厨房玩家”“隐禾泥舍”等文创工作室，美食、陶艺、盆景……串联起了腰泾村的特色风景线。2019年，在腰泾村成功举办了泖港镇首届田园艺术节。2020年，腰泾村获评“市级美丽乡村”示范村，并入选第六届“全国文明村”。经过多年打造，腰泾村逐渐成为一个个富有文化底蕴和人文特色的美丽乡村。

但这个如诗如画的江南典型乡村，也将面临着整体平移。为了留住腰泾村的历史文脉和风土人情，在村党总支部的带领下，一群有志于编纂村志的人汇聚到了一起。他们中有90后的基层挂职大学生，有已是古稀之年之老干部老教师，也有默默支持、倾力相助的镇里领导。他们虽然文化水平不一，却有着高涨的修志热情；他们编纂村志的经验不多，却对脚下这片土地爱得深沉……

2021年9月，村志编纂工作启动。

王萌萌

记忆里的『南来北往』



白，方脸削颊，薄唇紧抿，周身透着清冷之气。他坐靠窗的位子，全部安顿好后，从背包里拿出花生米、豆腐干和几罐青岛啤酒，悠然望着窗外不徐不疾自饮。窗外雨雪霏霏，车厢里人声鼎沸，可坐在他旁边我却觉得莫名安静。看他半罐啤酒喝下去，神情松弛下来、眉头皱纹似乎也舒展开了。这趟旅途中，我记得他只掏出手机看过一眼，屏保是家人的照片。一路上，他喝得自在，我也跟着畅快。这种每多喝一口酒就离家乡亲人更近一点的感觉多好啊，奔忙在外的人一年到头不就盼望这一刻吗？到青岛站下车后，汉子很快便消失在站台人海之中，我惊觉这一路上不仅他，连我也没去过厕所。

有一次我因为前夜赶稿子太累，上车后不久就睡着了。过了一会儿突然感觉头顶热烘烘的，像是被某种小动物压着。睁眼抬头，见后座一个约莫六七岁的大眼睛女孩，将大半个身体趴在我靠背上，下巴抵在我头顶大嚼口香糖。她每嚼一下，就像是在给我做头部按摩，只是力道不太均匀，而被她踩着腿的奶奶或者是外婆，早就梦游天外了。就在我不爽想要发作时，小丫头将手中一块口香糖递到我眼前说：“姐姐，我们一起吃吧。”这一声“姐姐”，弄得一把年纪的我半点脾气都没了，笑嘻嘻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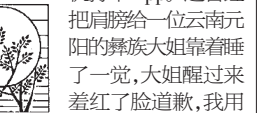
轧闹猛，吴语，流传于江南各地。换作普通话，大意就是凑热闹。但用“凑”，实在不能道尽轧字的精妙。《说文》：轧，碾也，另也有压倒、胜过之意。可见，轧闹猛，本身带点竞赛性质，狂欢感觉，闹猛越大轧得越欢，两者相辅相成，不是区区“凑”字可比。

金庸先生，是懂轧闹猛的。他有名言：人生就是大闹一场，然后悄然离去。这不妥妥的就是轧闹猛的精髓吗？

前几年去过一次黄河路，还是满街的饭店，但往日的喧嚣已是明日黄花，街上行人寥寥，风在冷冷的马路上呼呼地吹，景况萧条。年前再去，黄河路又热闹起来了！满街人头攒动，熙熙攘攘好不闹猛。可谓赶上了武康路的人流，于是特地设了交通警在路上维持秩序，当年鼎盛时期都没有这种待遇。仔细观察，便能分清各色人群，有来寻找旧梦的老上海，有从外地慕名而至的旅客，或驻足

夸她：“小朋友真可爱！”

天南海北、男女老少、各种不同背景和过往的人在车厢里汇聚，悲欢离合与人情冷暖高度浓缩，一头连着当下的现实，一头通向远方和未来。我曾在火车上遇见失联多年的故交。用不太利落的英语给德国小姐姐介绍家乡美食。教八旬老人操作手机打车App。还曾经把肩膀给一位云南元阳的彝族大姐靠着睡了一觉，大姐醒过来羞红了脸道歉，我用彝语喊她“阿尼”（姐妹），她惊喜地拉住我的手喊“莫来”（妹妹），其实这是我仅会的几句彝语。



在这短暂的萍水相逢中，我还结交过真正的朋友。那是一个长鬓发皮肤白皙的绵阳姑娘，我们在卧铺车厢相识，一起吃泡面时聊得投缘。抵达成都后，她提出带我去四处转转，请我吃最地道的成都老火锅。一家开在居民区看着不起眼的店面，进出都是老食客，我头一回吃在火锅里涮的鸭肠、鸭肺、毛肚，还克服心理障碍吃下了猪脑花。分别时，她送了我一幅熊猫图案的剪纸，回沪后，我给她寄了上海特产的糕点，我们保持着不疏不密的联系。一年后，汶川发生大地震，想起她老家距离震中不远，我立即发短信问候，却再也

没得到回复。此后又去过成都几回，每当重游昔日同行处，总觉得她或许也刚刚经过，我坚信那样善良、热情的姑娘，现在一定

他们拟定编纂大纲，发出征稿启事、上门采访老人、收集村里的老物件、给村民拍全家福……时间上从村落起源到当前发展，从当地解放分田地到人民公社大集体，从家庭联产承包制到家庭农场，“民生民风民俗，村情民情地情”，他们认真记录村里发生的重要事件，也给每一棵老树、每一座老桥、每一幢老房，留下存在的印迹和故事……

“村民写村史，村史写村事”。无论是枝繁叶茂的银杏树，还是古朴精巧的石桥，都是村民共有的文化记忆与情感寄托。为此，他们立志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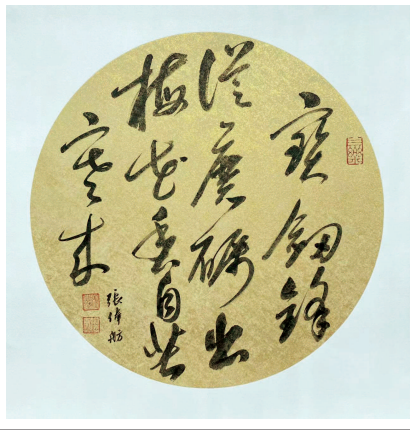
出一部不一样的村志——不仅仅记录乡村的地理环境、历史沿革、民俗风情、经济发展、文化教育、乡贤人物等状况，还要生动反映着一方水土养育下人们的精神面貌、价值追求和独特情趣。这部村志既是承载乡愁的历史资源，也是人们未来创建美丽乡村、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支柱和文化支撑。未来腰泾村的村民无论走得有多远，离得有多散，翻开《腰泾村志》就能瞬间回到故乡，联结起过往，让乡愁有所寄托，让一代代人抚摸到老家的根脉。编写小组表示：《腰泾村志》不只是一本书，更是乡亲们同心共写的“腰泾人家谱”。

有些离家在外、漂泊多年的村民得知家乡在编写村志，便试着撰文投稿；有些老人捐出家中老照片、奖状、票证等见证时代的老物件；有些驻村的文创工作者也写出他们的故事，参与到村史村志编修中来。在众人笔下，曾经的腰泾乡，消失的腰泾渡口也鲜活起来。这一系列文章引发了广泛共鸣，越来越多的村民愿意参与村史编纂，大家对村里的事情也更热心了，一部《腰泾村志》连起了大家的心，成为村民的情感纽带和精神家园。

讲故事，或拗造型拍照片。

是电视剧《繁花》制造了这场闹猛。至真园的原型饭店门口人最多，一个2—3人繁花套餐要价568元，大家一边喊肉痛，一边排得不亦乐乎。而饭店对面买蝴蝶酥的队伍更是破天荒排到了南京路上。如果实在不想轧这套昂贵的闹猛，黄河路上还有经济实惠的排骨年糕，突然雨后春笋般，占领了整条街。数一数，十几家，变戏法似的出现在街头巷尾。

上海滩风起云涌一个多世纪，这种闹猛其实是不断的。还是这条黄河路，1934年，路口的国际饭店开业。当时这栋高83.8米的摩天楼，在全世界也好排列的。于是，它成了上海滩的一个大闹猛，就像今天的网红打卡点，四面八方来的人，都要到楼下一看一看。



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
(书法) 张伟妨

拥有了美满的小家庭和丰足的生活。近十几年来，随着铁路提速和高铁建设，乘火车越来越便捷，只要时间允许，我都将高铁作为大交通首选。如今的列车上比从前舒适、整洁、安静得多，埋头工作的人多了，聊天、吃东西的人少了。大多数时间里，人们各自对着或大或小的屏幕，凝滞的空气中似乎少了些什么。即便如此，热爱旅行的我还是一想到火车就心潮澎湃，因为乘火车于我而言是一种意象，象征着全新的旅程拉开序幕，未来的奇遇正以无限种可能滚滚而来。

海角天隅，南门锁钥。西沙群岛一直是人们向往的秘境，因地处版图最南端，时形周边觊觎之端，致游客上岛迄有不便。

拜工作赐缘，我幸蒙两次造胜。海口与西沙每天往返航班，无论乘客多少，航司照飞不误。飞时七十分钟，公务机滑停在军民兼熟的永兴岛上机场。顷刻，见两架战鹰执锐披坚，拔地冲霄；戍逻饶美的海岛，镇守神圣的海权。

首府永兴岛，林木深密，以前称林岛。二战日降，南海重光，时国民政府派“永兴号”收复海土，并以舰名命岛，勒碑“南海屏藩”示世。

为长驾远驭，国家在永兴岛设立了三沙市。作为成立时间最晚，辖境范围最大、陆地面积最小、人口最少的地级市，却在海疆起到“秤砣虽小压千斤”的作用。

登岛期间，多次在机关食堂搭伙。海鲜没想象中可畅吃，绿蔬水果倒不缺，已属不易。岛上有菜园子，可大宗生活物资，还

旅 游

从浦东乡下来的老馆儿，带着孙子，难得进城，一定要来国际饭店开开眼。虽然很远就能望到这栋高楼，但传说中最最黄金的观景位就是大楼前。到了，一看全是人，那就要和孩子一起轧进去。好不容易到了黄金点，抬头往天上一看——哎呦喂，天好近，楼好大，好像要倒下来！孙子说，爹爹，你的帽子呢？原来，脖子伸得长，眼睛瞪得大，不知不觉，戴着毡帽掉下来了！

这个场景，成了后来“乡下人”进城轧闹猛的经典传说。近百年后，上海摩天楼的高度纪录不断刷新，国际饭店已经是小阿弟，但这个故事依然深入人心。

所谓闹猛，实在就是城中盛事。它像这座城市的脉搏，跳得越烈越劲，城市也就越旺越盛。闹猛，最后也是物以稀为贵

20世纪60年代，本市居民住房条件差，常有祖孙三代住一起；遇上儿女带朋友上门吃饭，几代人围着临时摆放的一张圆台面，济济一堂。

那时，人们很少上饭店请客吃饭。客人在长辈面前不可能自由自在，饭局时间一长，给家人带来不便。

爸妈远离祖父母，去浦东某校任教，在学校周边租了一套房子。他们的朋友喜欢来我家做客，无拘无束。一日，爸告诉我：“明晚朋友们来吃饭。”我们平常日子过得清苦，只有客人来了，妈妈像是“灶台魔术师”般能变出一桌比较丰盛的菜肴招待大家。父亲在朋友们面前倍有面子。可是近来家里囊中羞涩，妈妈巧妇难为。她下意识地把手伸进自己口袋掏啊掏，似乎触摸到了什么，哦，那是一张被遗漏的十元人民币。那时，它相当于妈妈四分之的一工资。

意外的惊喜，解了燃眉之急。

我结婚生子，体会到为人父母不易。因日常开销安排不合理，出现了经济危机。爸妈上门看望我，临别，妈往我口袋里塞入一叠人民币。我惊喜不已。

今年除夕，妈在电话里兴奋地对我说：“重孙女来拜年给太公太太发红包，我们比收到儿孙红包还要快乐！”

教师待遇今非昔比，他们不在乎7岁重孙女红包里有多少钱，而是儿孙对下一代教育有方而带来的一份意外惊喜。



的，轧的程度也分三六九等。有耐心有钱的就去“至真园”，差点狠劲的只好去吃排骨年糕。闹猛一定要轧，不能靠凑。凑上去的，只能在人群外围，远远看个热闹，听个响。

江南自古还有一脉：西湖边的林和靖先生喜欢躲着不见人，和梅花仙鹤过日子。身边的朋友，也有不喜欢轧闹猛的。不是清高，是实在身上缺了点爱热闹的基因，看到人多就头疼。

闹猛是动脉，但这座城市也有好多人喜欢当静脉，慢悠悠地生活。罗素说，参差百态是幸福本源，城市的动与静亦然。动静皆宜，蛮好。

短短黄河路，百年来的闹猛不断，见证了城市的发展。未来，一定还会有新的，繁花似锦般渐次盛开，轧与不轧，听君自便。



边看边聊